



百家笔会

春日下的苏家河

朱蕾

庐城的春天,从苏家河开始。春日的苏家河,像一个湖泊,水面平静,流淌得从容不迫。河底的暗流像长了脚,一股一股地漫上来,今天看这河,明天看这河,后天看这河,水势每天都在涨,可是怎么涨的,你又说不清。那蓄积了一冬的力量,此刻,悄无声息地漫涨。

河道边的野芹起先是一点绿,隐约着细长的茎秆,疏疏朗朗一小片,几夜风起,小小的叶子便连成一大群,瞬间就涂抹成春天的河流,遥相呼应着粼粼的春光。早有勤快的大婶,婆娘拎着篮子,择挑顺理,把野芹这里拽一大把,那里拽一大把,在河边粗粗淘洗几遍,待回家再收拾、烹饪。野芹在季节的交替和撕裂中,获取生命的另类体验。

春日花草多,岸上那些不知名的花草,红的,绿的,互相碰撞着,映衬着,温存着,不经意间,涂抹上浓重的颜色,春之油画呼之欲出。忽然,仪态万千的画面上出现一对水鸟,正嬉戏着,天空飞来一只白鹭,铁色的长喙、青色的脚,在水面“扑棱”“扑棱”它的翅膀,水面微漾,惊了水鸟,它们便飞走了。

抬头望,苏家河上空的云,拖了长长的纱丽,蜿蜒成一条长龙,眨着眼睛,云起了变化,变成一群胖嘟嘟的绵羊。刚一转身,又化身一匹匹疾驰的骏马,在天上飞奔嘶叫,云烟滚滚。

最后,不知谁长袖挥洒,无数鳞云翻飞于天。

在河边,风,从耳边穿过;细听,声音在河面漂流。

水醒了,醒了的水,会唱歌,会跳舞。水在流动,大簇大簇的香蒲踮起脚尖在水里探头,响应春日的号召;柳枝泛绿,枯萎的枝条正一点一点长出新发髻,鲜亮,鲜亮,直逼人眼;最妙的是河边的小花,这一簇,那一片,不甘落后的小花们又汇成另一条河流,圈了白边的打碗花,大红的身子,璀璨张扬;那种深紫的颜色,看下去,像被收了魂;还有那常被忽略的婆婆纳,星星点点,散在嫩绿的叶丛中,清秀可爱,宛如花溪。要不了几天,这些铜钱样的小花们,就会在河堤边占尽风头。

生长在河边的每一棵草都会开花。树有树的姿态,草有草的规则,一切生命,都在苏家河边,坚韧而温暖地活着。

一眼望去,苏家河堤,柳树一棵接着一棵,无限延伸,它们经历秋冬无情劈裂,劫后余生,每一棵柳树都有一个故事。坚强的柳树在一个春天又到来的时候,慢慢舔舐伤口,直到春意缓缓缀满枝头。它们内心平静,接受岁月轮回,装着人类不曾明了的智慧。柳树边的一丛一丛的南天竹,受到了点化,发出有力的回音,绿绿的,光照在上面,液得化不开,满河堤的香草,每一朵都成了传说。

一个季节对河流而言,并不只是涨了水那么简单。

苏家河桥头的早市,周边早起的农民早早支起摊位,兜售青菜、野菜、菜薹、香椿……总有路过桥头早市的人,停下来问问价,然后随手买点带走,因为这里的菜有春天的味道。卖水果的小贩,骑着三轮车,一字摆开他的香蕉、苹果、耙耙柑……然后优哉游哉靠在樟树旁,望望天,看看河,这么好的天气,苏家河边不愁没客来。

来往于苏家河的人不少,悠闲散步的老夫妻,甜蜜恩爱的小情侣、陪年迈父母散步的孝顺儿女、陪年幼孩童们玩耍的年轻父母……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在春光里,人是慵懒的、恬静的、自由的。偶有声音,是稚嫩孩童的发问,“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花?”“这是什么叶子?”“那是什么叶子?”……

真正漂浮在水面上的是缠绕在一起的野草藤蔓,青青绿绿,一些野花掺杂其间。钓鱼人排兵布阵守在苏河两岸,每当鱼线甩进水中,水面出现小小波纹,很快又恢复原样,野草藤蔓显得更加紧凑。

宽广的苏家河上,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树、红花,整片水域都是风景。脖颈修长的白鹭伸展开它轻巧的翅膀,犹如一只神奇的巨手,徐徐拉开帷幕,整个庐城豁然开朗。

施粥

（小说）

老李飞刀

天下大旱,颗粒无收。

村东的李财主和村西的赵员外各自门前架起大锅为乡亲们施粥,以度饥年。

赵员外施粥有个条件,东院有堆砖,年轻力壮者每人每天搬二十块砖到西院,便可领粥一碗。老弱病残不用搬砖便可有粥。待东院的砖搬完,再从西院往东院搬,如此往复。

李财主施粥没有条件,只要来排队,便会有粥喝。

一时间,两家门前都排起了长队。

时间一长,有村民讥讽赵员外。这叫什么做善事,施粥就施粥,还叫人们搬砖,人人都饿得前胸贴着后背,哪有力气搬砖。你看李财主多好,只要来排队,便有粥喝,这才是真正的大善人。

风言风语传到赵员外耳朵里,赵员外并未辩解,一笑置之。

有一天,李财主家的粥锅里少放两勺米,粥煮出来有点稀了。这下可炸了锅,好多村民都开始骂李财主黑了心,故意少放米。

过了几天,赵员外家的粥也少放了米,煮出的粥也稀了,可在赵员外家排队领粥的村民,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

第二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到了收获的季节,在赵员外家门前排队的村民,都主动先到赵员外家帮忙,之后他们才去收割自己地里的粮食。赵员外家的千亩谷子,没几天就收割完毕。

而在李财主家排队的村民,都先忙着收割自家地里的谷子,只有很少人先到李财主家帮忙收谷子。李财主家的千亩谷子,过了半月才收完,最后两天还赶上了雷雨,损失了不少。

有一天,李财主见到赵员外,问:为什么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天天施粥,村民们对我评价并不好。而你天天让他们搬砖才给他们粥喝,他们却对你那么好呢?

赵员外捋了捋胡子,笑着说,在我这排队的是愿意用劳动换取报酬的人,在你那排队的人,大都是想不劳而获,贪小便宜的人。这中间啊差着两个字,那就是“尊严”。

天涯诗海

惊蛰帖

(外三首)

熊柯

山水回暖,崭新春韵嫩芽萌发
鸢飞鱼跃,或醒或睡享生活陶然
烟雨隐了青翠的梦,
温酒倾心描绘

春笋笋子,几分鲜甜将灵魂滋养
卧听虫鸣,幽然中心意透份清新
触动心湖泛起涟漪,
是家的讯息

款款唱起民谣,
乡情将农耕文化传承
渐烟火缠绵,
一颗心守着盎然生机
等待一声春雷,
将缤纷希望演绎

惊蛰风

燕鸣啾啾,嫩柳摇曳,
向往如画远方
在青绿人间,
寻觅抚慰心灵的生机
信步田间,
吟哦丹青里的惊蛰之韵
韶光温暖心房,
倾醉闲淡意境

想到桃花的浪漫,
酝酿锦笺思绪
想到春雷声声,
预告欣欣向荣的明天
想到和婉的诗意,
留恋纯粹古调

少年不负春华,
笑语迎希望和生活
淳朴村谣传承,
在风中唱了又唱
轻轻撩拨心弦,
万籁新鲜那般温润

惊蛰情

故乡的河缓缓流淌,
倒映青绿云山
春雷展示生机,
朦胧雨丝滴入茶盅
滋养希望的心,
唤醒浪漫诗魂

凭借温暖的爱,
在惊蛰诗意里徜徉
风铃摇曳,轻吟
轻吟唱燕归来的期待
眼中常含泪水,
那多情的魂被触动

留恋熟悉模样,
满怀春天畅想
在田垄上走过,
等待东风的好消息
染一身翠影,
钟情一袭烟雨的平凡

惊蛰辞

云水清新,熏风传递迎春花芳香
远山隐约,嫩柳请魂迎老渡归客
大地回暖,
留恋一程春色,情愫萌生

万籁盎然,充满生机和希望
在惊蛰千般诗意酝酿,深刻美好
吟哦崭新季节,
抚慰心灵留下感动

留下诚挚祝福,
孕育璀璨的明天
回忆故人笑容,
情谊绵绵期待重逢

心灵细语

“路”这个字有意思

葡丽燕



绿荫下宁静的街道。 蒙海龙 摄

汉字是华夏文明在时光长河中凝结而成的琥珀,横竖撇捺间,流转着先民仰望星空的哲思,水墨浓淡里,晕染着山河岁月的诗情。每一道笔画都是文化基因密码,将天地人伦的智慧编织成永恒的精神图腾。

翻开书页,一个个汉字用自己独一无二内涵,讲述和演绎着人世间的离合悲欢,勾勒和描绘着浩瀚星空下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

众多汉字中,我觉得“路”这个字挺有意思。

“路”,左边为“足”,右边为“各”,合起来可以理解为“每条足迹”。每个

人走过的足迹,都是一条路,这条路叫作“人生”。人生路,质地有别,样貌纷繁。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泥泞有平坦,有荒芜有葱茏,有寂静有欢腾,有鲜花也有荆棘……在这条路上,若是有爱陪伴,有情相随,若能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那穿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也不觉痛苦,有泪可挥,亦不觉悲凉。

它使人想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不移,使人想起“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使人想起“绿阴不

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的欢快惬意……一路走来,得到过阳光的亲吻,也接受过风雨的洗礼,与和煦的春风携手,也曾任呼啸的北风中踽踽独行。无论周遭如何,脚下的路,一直延伸到无尽的远方。为了心中的梦想,脚下生出无穷的力量,就在这路上,摸爬滚打,披荆斩棘,勇毅前行。

“路”这个字有意思。

看到这个“路”字,不知道为什么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个人——作家路遥。这个黄土高原养成的儿子,用他的笔,写下了《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郝红梅、田晓霞、贺秀莲……一个个熟悉如故人的名字,在眼前浮现。他们生活在这平凡的世界,亲切得好像我们的姊妹弟兄,他们经历的种种,又仿佛是我们经历的复刻与再现。他们用质朴、最纯洁、最动人的品质,解开了活着与奋斗、梦想和追求的终极密码。路遥,他的路程指示牌定格在了四十二公里处,他把过往留给了文字,把未来留给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路”这个字有意思。

东晋孙盛《魏氏春秋》记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时常随意独自一人,驾着马车出门,却不按照既有道路行进,任由马匹乱走,走到前面没有路可走了,车轮痕迹都没有的地方,去路已经到了尽头,他就大声痛哭,哭得非常伤心,哭完后才驾马车回来。无路可走的阮籍,没有谁能懂得他内心深处

的孤独。在人生的很多时候,无“路”

手把糊状的面团抓起,顺势往平底锅上一扫,不消两三秒,一张人手掌大的春卷皮即告完成。炉子支在一辆老旧的三轮车上,老汉烫粘春卷皮的动作一气呵成,烫粘好的春卷皮叠放在一边,成为小城春日黄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买来春卷皮,做好馅料,就可以包春卷了。家庭主妇把馅料放进面皮中,折成三寸来长的长条形,面皮两侧的头也被入到折痕中,继续卷起,衔接处用蛋清一抹,接口便黏合在一起。包好的春卷像一根根白蜡烛,薄薄的面皮下,里面的馅料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来。那青翠的荠菜,鲜红的胡萝卜丝、黄褐色的酱干充斥其中,煞是好看。

春卷一股油炸。油烧热后将春卷逐个小心翼翼放入锅内,小火加热。用筷子把油锅里的春卷不停翻滚,小火煎至金黄色捞出。刚出锅的春卷皮更靠功夫,常常惊吸街头一隅小摊叫卖春卷皮的老汉的手艺。老汉肤色黝黑,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如浓缩的地质纹理。只见老汉先把面皮用水调成稀糊状,而另一边则把平底锅在炉子上烧烫,用

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的欢快惬意……一路走来,得到过阳光的亲吻,也接受过风雨的洗礼,与和煦的春风携手,也曾任呼啸的北风中踽踽独行。无论周遭如何,脚下的路,一直延伸到无尽的远方。为了心中的梦想,脚下生出无穷的力量,就在这路上,摸爬滚打,披荆斩棘,勇毅前行。

“路”这个字有意思。

看到这个“路”字,不知道为什么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个人——作家路遥。这个黄土高原养成的儿子,用他的笔,写下了《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郝红梅、田晓霞、贺秀莲……一个个熟悉如故人的名字,在眼前浮现。他们生活在这平凡的世界,亲切得好像我们的姊妹弟兄,他们经历的种种,又仿佛是我们经历的复刻与再现。他们用质朴、最纯洁、最动人的品质,解开了活着与奋斗、梦想和追求的终极密码。路遥,他的路程指示牌定格在了四十二公里处,他把过往留给了文字,把未来留给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路”这个字有意思。

东晋孙盛《魏氏春秋》记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时常随意独自一人,驾着马车出门,却不按照既有道路行进,任由马匹乱走,走到前面没有路可走了,车轮痕迹都没有的地方,去路已经到了尽头,他就大声痛哭,哭得非常伤心,哭完后才驾马车回来。无路可走的阮籍,没有谁能懂得他内心深处

的孤独。在人生的很多时候,无“路”

手把糊状的面团抓起,顺势往平底锅上一扫,不消两三秒,一张人手掌大的春卷皮即告完成。炉子支在一辆老旧的三轮车上,老汉烫粘春卷皮的动作一气呵成,烫粘好的春卷皮叠放在一边,成为小城春日黄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买来春卷皮,做好馅料,就可以包春卷了。家庭主妇把馅料放进面皮中,折成三寸来长的长条形,面皮两侧的头也被入到折痕中,继续卷起,衔接处用蛋清一抹,接口便黏合在一起。包好的春卷像一根根白蜡烛,薄薄的面皮下,里面的馅料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来。那青翠的荠菜,鲜红的胡萝卜丝、黄褐色的酱干充斥其中,煞是好看。

春卷一股油炸。油烧热后将春卷逐个小心翼翼放入锅内,小火加热。用筷子把油锅里的春卷不停翻滚,小火煎至金黄色捞出。刚出锅的春卷皮更靠功夫,常常惊吸街头一隅小摊叫卖春卷皮的老汉的手艺。老汉肤色黝黑,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如浓缩的地质纹理。只见老汉先把面皮用水调成稀糊状,而另一边则把平底锅在炉子上烧烫,用

手把糊状的面团抓起,顺势往平底锅上一扫,不消两三秒,一张人手掌大的春卷皮即告完成。炉子支在一辆老旧的三轮车上,老汉烫粘春卷皮的动作一气呵成,烫粘好的春卷皮叠放在一边,成为小城春日黄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买来春卷皮,做好馅料,就可以包春卷了。家庭主妇把馅料放进面皮中,折成三寸来长的长条形,面皮两侧的头也被入到折痕中,继续卷起,衔接处用蛋清一抹,接口便黏合在一起。包好的春卷像一根根白蜡烛,薄薄的面皮下,里面的馅料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来。那青翠的荠菜,鲜红的胡萝卜丝、黄褐色的酱干充斥其中,煞是好看。

春卷一股油炸。油烧热后将春卷逐个小心翼翼放入锅内,小火加热。用筷子把油锅里的春卷不停翻滚,小火煎至金黄色捞出。刚出锅的春卷皮更靠功夫,常常惊吸街头一隅小摊叫卖春卷皮的老汉的手艺。老汉肤色黝黑,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如浓缩的地质纹理。只见老汉先把面皮用水调成稀糊状,而另一边则把平底锅在炉子上烧烫,用

美食随笔

街头春卷香

沈顺英

手把糊状的面团抓起,顺势往平底锅上一扫,不消两三秒,一张人手掌大的春卷皮即告完成。炉子支在一辆老旧的三轮车上,老汉烫粘春卷皮的动作一气呵成,烫粘好的春卷皮叠放在一边,成为小城春日黄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买来春卷皮,做好馅料,就可以包春卷了。家庭主妇把馅料放进面皮中,折成三寸来长的长条形,面皮两侧的头也被入到折痕中,继续卷起,衔接处用蛋清一抹,接口便黏合在一起。包好的春卷像一根根白蜡烛,薄薄的面皮下,里面的馅料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来。那青翠的荠菜,鲜红的胡萝卜丝、黄褐色的酱干充斥其中,煞是好看。

春卷一股油炸。油烧热后将春卷逐个小心翼翼放入锅内,小火加热。用筷子把油锅里的春卷不停翻滚,小火煎至金黄色捞出。刚出锅的春卷皮更靠功夫,常常惊吸街头一隅小摊叫卖春卷皮的老汉的手艺。老汉肤色黝黑,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如浓缩的地质纹理。只见老汉先把面皮用水调成稀糊状,而另一边则把平底锅在炉子上烧烫,用

手把糊状的面团抓起,顺势往平底锅上一扫,不消两三秒,一张人手掌大的春卷皮即告完成。炉子支在一辆老旧的三轮车上,老汉烫粘春卷皮的动作一气呵成,烫粘好的春卷皮叠放在一边,成为小城春日黄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买来春卷皮,做好馅料,就可以包春卷了。家庭主妇把馅料放进面皮中,折成三寸来长的长条形,面皮两侧的头也被入到折痕中,继续卷起,衔接处用蛋清一抹,接口便黏合在一起。包好的春卷像一根根白蜡烛,薄薄的面皮下,里面的馅料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来。那青翠的荠菜,鲜红的胡萝卜丝、黄褐色的酱干充斥其中,煞是好看。

春卷一股油炸。油烧热后将春卷逐个小心翼翼放入锅内,小火加热。用筷子把油锅里的春卷不停翻滚,小火煎至金黄色捞出。刚出锅的春卷皮更靠功夫,常常惊吸街头一隅小摊叫卖春卷皮的老汉的手艺。老汉肤色黝黑,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如浓缩的地质纹理。只见老汉先把面皮用水调成稀糊状,而另一边则把平底锅在炉子上烧烫,用

手把糊状的面团抓起,顺势往平底锅上一扫,不消两三秒,一张人手掌大的春卷皮即告完成。炉子支在一辆老旧的三轮车上,老汉烫粘春卷皮的动作一气呵成,烫粘好的春卷皮叠放在一边,成为小城春日黄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买来春卷皮,做好馅料,就可以包春卷了。家庭主妇把馅料放进面皮中,折成三寸来长的长条形,面皮两侧的头也被入到折痕中,继续卷起,衔接处用蛋清一抹,接口便黏合在一起。包好的春卷像一根根白蜡烛,薄薄的面皮下,里面的馅料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来。那青翠的荠菜,鲜红的胡萝卜丝、黄褐色的酱干充斥其中,煞是好看。

馥郁本色。春卷诱人的色泽,令人垂涎三尺。咬嚼春卷完全是一种享受。牙齿轻轻咬开,一股淡淡的荠菜清香,盈满唇齿间,春日味道便在舌尖蔓延开来了。清香满嘴,让味蕾盛开,让幸福肆意蔓延。

把春天卷起来,是多么风雅的一件事,轻轻一咬,乡野的气息弥漫开来,那是亲情的味道,传递着春天的温馨。一口咬下,春天气息,直击味蕾,令人想起苍苍旷野的田园生活。清人林兰痴写道:“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之”,这是对春卷最简约、最形象的描绘。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喷香的春卷,春天的食物在口齿间散逸,恰如窗外春暖花开,草长莺飞。

小小春卷,不仅包容了融融春光,更蕴藏着浓浓乡情。假日闲暇,约上亲朋好友,融入小城慢生活,郊野采摘嫩野菜,制作一盘焦黄春卷,生活的惬意和富足溢满胸襟。